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2-13

齐鲁晚报

2020年5月25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文
字
魅
力

美编：继红
编辑：向平

□闫红

年少时读《红楼梦》，对探春比较无感，就觉得，她是一个没什么故事的人。

那时候说一个女人有故事，通常指的是爱情故事，就说曹公在第二回里所言的那些秉正邪两气的女人，如薛涛、卓文君、红拂、朝云，都有情事在世间流传。李清照固然有大才，如果我们无从了解她的婚姻，只看她写“我报路长嗟日暮，学诗谩有惊人句。九万里风鹏正举。风休住，蓬舟吹取三山去”这种没有性别感的句子，可能也不会像现在这么对她感兴趣。

探春呢，她是宝玉同父异母的妹妹，而宝玉，是居住在大观园里的唯一男性。她不可能有恋爱的机会。从曲子和判词上看，后来探春远嫁他乡，估计和爱情也没有一毛钱关系。总之，我当时觉得，挺能干的探春就是个过客，无须把目光太多驻留。

对探春另眼相看是在这几年，人到中年，几经风雨，爱情亦成余事，更重要的是自我建设，将自己与所爱者安妥。再回头看探春，尽是“可圈可点”之处。

贾家四个女孩儿，元迎探惜，各有各的烦恼。元春在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内心若不住着一个钢铁战士，只怕都活不到第二集。从她的判词看，她应该不长寿。剩下三个女子，迎春最悲惨，惜春最孤寒，探春呢，最糟心。她聪明敏锐，却有个一定要把自己活成个笑话的娘，这个娘还时不时要宣示一下主权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三姑娘是她生的。

我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说赵姨娘有点像《金锁记》里的曹七巧，活得有点变态，这首先因为她们在豪门中处于弱势位置，其次是她们本身也弱，没有抗衡的能力。倒不是说她们不够强悍，相反，内心的不安使她们攻击性极强，尽做一些不靠谱的事，然后，一次次在更强大的力量前败下阵来。

弱者当不了好母亲。她们的弱，是一种有杀伤力有渗透性的弱，曹七巧逼儿媳自杀，破坏女儿的爱情，劝儿女抽鸦片，算是有意为之，要将儿女变成和自己一样的人类，她就不再孤立无援。

赵姨娘呢，她倒没有那么自觉，只是有一种怨毒，体现于她日常的每时每刻。儿子贾环就深受其影响，小小年纪，就有了被迫害妄想症。比如他和莺儿下棋，输了还要赖，莺儿说他“棋品”不如宝玉，他一听就哭了，说都欺负他不是太太养的。本来一件小事，就这么被贾环上线上纲，等他回到自己房间，赵姨娘是怎么教导他的呢？赵姨娘说：“谁叫你上高台盘去了？下流没脸的东西！哪里玩不得？谁叫你跑了去讨没意思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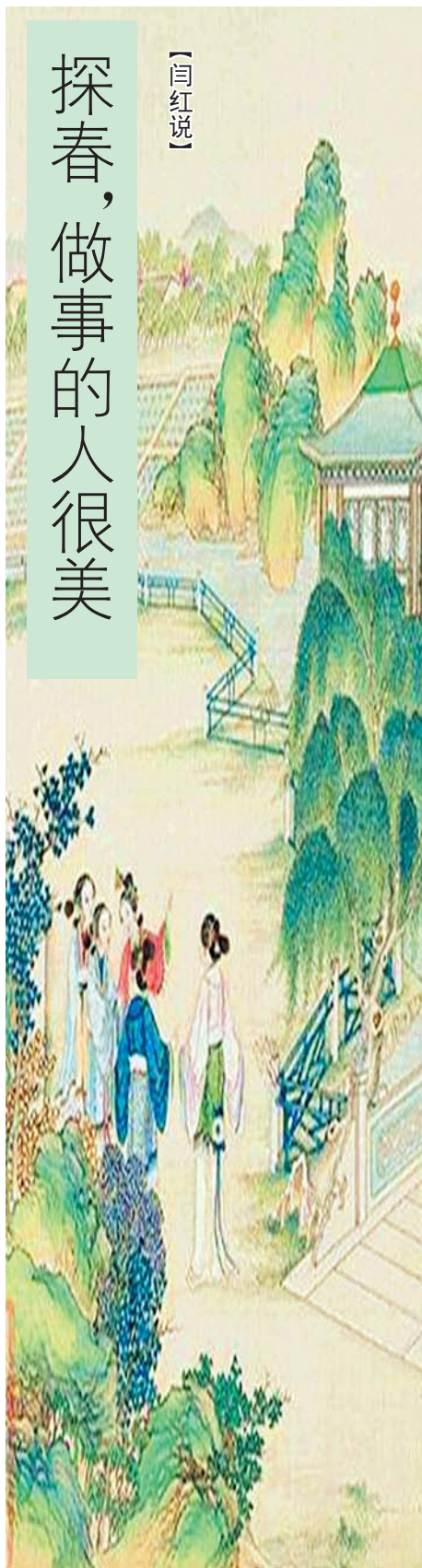
听听这话，就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贾环，我们是底层人物，我们总是被欺负，我们跟别人打交道，就是自取其辱。活在这样的明示暗示里，贾环能长成心理健康的男人才怪。用现在的话说，贾环的原生家庭大有问题，我们可以为他做一点辩护。问题是，探春和他背景一样，却成长为不同的人，原因何在？窃以为，是贾环一直在做人，而探春一直在做事。

这个“做人”不是“做个人吧”的“做人”，贾环倒是很需要这种劝告。这里的“做人”，指的是，做一个怨气冲天的人，一个烦恼恼的人，给自己某种定位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定位当成温床，心安理得地坠落下去。

贾环是这样，赵姨娘是这样，曹七巧也是这样，她们的确没有被世界公平相待，内心的惰性又与之里应外合，最后成就一个“阴微鄙贱”的自我。探春不做这样

探春，做事的人很美

【闫红说】



的人，她打破原生家庭魔咒的方式是，搞好自身建设，在有限的生活圈子里去建功立业，超越命运赋予她的出厂设置。

探春喜欢宝玉从外面淘回来的小工艺品，很辛苦地攒钱让宝玉帮她代购；宝玉送她荔枝，放在缠丝玛瑙盘子里，她立即能感受两者搭配的美，逸兴遄飞，以至于想出开诗社的主意；当然，最见她神采的，还是帮王熙凤代班管家那一段。

临时代班，萧规曹随即可，不出错就善莫大焉。但是探春不这么想，她在大观园里搞起改革，要把土地承包给老婆子们。这一节宝钗比探春想得周到，似乎更高明。其实并不是，生活中不缺聪明人，缺的是有行动力敢起头的人，思虑周全固然难得，勇于突破者才是凤毛麟角。

而这种突破也不是探春一时慨然，在她被委以重任之前，贾母带孙子女们去赖家吃饭，宝玉跟柳湘莲讨论给秦钟上坟等事，探春则跟赖家的女儿打听经营之道，她一直都想做点事。探春跟赵姨娘说：“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去，我早走了，立出一番事业来，那时自有一番道理，偏我是女孩儿家，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。”从前的这裡只看探春的无奈，现在感觉到的是探春对于建功立业的渴望，这种渴望给她勇气。

要做改革者，单靠胸口上写个“勇”字还不够，她的大刀阔斧，一定会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，总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抵挡，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好在探春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特别讲程序。

比如她娘赵姨娘被人撵着跑来纠缠她，要让探春给赵国基多批点丧葬费。用现在的话，赵姨娘也算一个“扶弟魔”，她甚至希望探春出阁后罩着赵家。越是被娘家虐得惨的女儿，越容易成为这样的人，她们已经被驯化，而且本能地认为至亲骨肉尚待她们如此，那么外面一定更凶险了。

探春没有掉进这个烂泥坑，即便她娘又哭又闹，她还是按照程序来，并且看出是那些管家娘子在给她下套。已经是翻脸了，可是当丫鬟们使唤管家娘子去帮宝钗催饭，探春说：“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，你们支使她要饭要茶的？连个高低都不知道！”她高声叫平儿去。

这个见识不寻常，向来，领导亲信都比干活的人更有面子，探春偏要打破这个潜规则，告知那些管家娘子，你们是更重要的人，我给你们尊重，也希望你们不要做职场上的老油子；平儿其实也是干活的，但她名义上是个侍妾，探春就要按照程序而不是实际给她定位，明知道平儿对她非常友善。但探春无论如何不是“乖人”，倒是“不乖”的人更要讲程序，锐意进取加上照章办事，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。

探春做事本身就具有观赏性，可惜的是，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里，像探春这样爱做事能做事的女人极少，更多女人成名，要借助与男人有关的标签。

或是痴情的恋人，或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妻子，或是苦心孤诣要将儿子培养成栋梁的母亲，总之要成为一个男人的某某后方可谈其他，被赞颂的，也通常是男权框架下的各种美德，探春的铁腕与铁面，不在那个框架中。

探春更像一位现代女性，她的故事——我想说，这个“她”是一整个群体——不需要男人成就，也不需要他们去讲述。她更加自由，没有那么多瞻前顾后，自食其力的她，无论物质上，还是精神上，都能够自成一体，那么无常于她有何碍？在人世风浪中，她是内心笃定的勇者。

【城市地理】

□彭文斌

也许，没有哪一种鱼能够像武昌鱼那样，赢得如此众多文人墨客的不吝赞美。也许，没有哪一种鱼能够比肩武昌鱼，在征服食客肠胃的同时，以别样手法书写着生命里的风雅。

不妨信手一翻，武昌鱼便从浩如烟海、灿若星河的诗词里游弋而出。宋朝的布衣词人姜夔有《春日书怀》吟道：“一月三见梦，梦中相与娱。日日潮风起，怅望武昌鱼。”明代的杨基在《望武昌》里说：“春风吹雨湿衣裾，绿水红妆画不知。却是汉阳川上女，过江来买武昌鱼。”身居庙堂之高的王安石也在诗歌中数次提及，其中《别方劭秘校》写道：“迢迢建业水，中有武昌鱼。别后应相忆，能忘数寄书。”当然，最为世人耳熟能详的还是毛泽东的那首《水调歌头·游泳》，一句“才饮长沙水，又食武昌鱼”，让武昌鱼享誉寰宇。

不过，很多人并不清楚，最初的武昌之名其实应该属于现在的鄂州，而最初的鄂州治所，原本设于如今的武昌，二者的地名，竟然戏剧性地进行了互换。三国时期魏黄初二年(221年)四月，孙权取“以武而昌”之义，将鄂县改名为武昌，筑吴王城，并划江夏郡东部立武昌郡。吴黄龙元年(229年)四月，孙权即位于武昌，同年九月迁都建业(今南京)。东吴甘露元年(265年)，末帝孙皓欲将都城从建业重新迁回武昌，百姓为此怨声载道。左丞相陆凯在奏疏中引用民间的童谣道：“宁饮建业水，不食武昌鱼；宁还建业死，不止武昌居。”于是，武昌鱼在历史舞台崭露头角，开始其风雅之旅。

武昌鱼别称团头鲂，缩项鲂，为鲤科鲂属，其体形呈扁平状，头团，身宽，肉多，口窄，背部隆起明显，脊鳍短，尾柄高，两侧肋骨刺比其它鳊鱼多一根。据《武昌县志》载，武昌鱼“产樊口者甲天下”，且以“鳞白而腹内无黑膜者真”。综观唐代，武昌鱼已然活跃于诗人的毫端，成为美好日子的一个代名词，但客

一尾鱼的风雅

观而言，武昌鱼更是一种泛指、某种概念，或而言之，是长江中游的淡水鱼。

隋朝开皇九年(589年)，撤武昌郡，将其所辖三县合并为武昌县。同年，改鄂州为鄂州，州府设于江夏(今武昌)，开始管辖武昌县，为“鄂”字西移之始。唐肃宗至德年间(756年—758年)，置武昌军节度使，驻鄂州(今武昌)，是为“武昌”西移之端。沧海沉浮，陵谷变迁，地名更迭，而武昌鱼的魅力从未衰减。风雅的赵宋王朝，自然不会忽略武昌鱼这一盘中佳肴。西昆体诗歌代表、福建人杨亿在《水部何郎中知鄂州》里有这样的诗句：“郡阁平窥汉阳树，盘餐频荐武昌鱼。聚徒南郡傅经盛，携妓东山退食馀。”貌似日子过得声色犬马，而武昌鱼对舌尖的诱惑可谓无坚不摧。与苏轼兄弟过从甚密的“临江三孔”之一的孔武仲有《晚登庾楼》道：“却从江汉望匡庐，湓口风波日愈疏。满瓮尚留桑落酒，登盘今有武昌鱼。”桑落酒产于北魏末年的河东，以桑落泉之水酿制，为我国传统名酒，宋时列入御酒。把盏桑落酒，饕餮武昌鱼，是宋朝文人雅士的小逍遥。晚年隐居江西信州(今上饶)的王洋《送犹子之官武昌》：“须怜白发亲今晚，莫恃朱颜气有馀。要使仇香非醉尉，定知不负武昌鱼。”兄弟的儿子要去武昌就职了，饱经宦海浮沉的诗人有很多肺腑之言要一一叮咛，他希望侄子像东汉仇香那样善用礼法约束自己，不可辜负武昌百姓的期许。南宋的周端朝正直敢言，乃温州永嘉学派代表人物，青年时期与其他五位太学生上书为右丞相赵汝愚辩诬抗争，时号“六君子”，而骨子里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食家，忍不住嘴馋，竟然眼巴巴地守着渔民借着夜色捕鱼，并即兴赋诗《三江口》：“吴门台北竹楼隅，三日追陪漫曳裾。晓梦惊辞赤壁鹤，夜栖看打武昌鱼。横洲遥激分灯影，落月斜河运斗车。回伏三江问汉口，陆离兰叶响环琚。”

一尾尾武昌鱼，继续在时间的河流里漂泊。有时候，它们分明就是诗人们的精神化身。元末明初

的西域色目人丁鹤年随同任武昌达鲁花赤(地方最高长官)的父亲在江城生活多年，熟悉这儿的一草一木，一山一水，他写了一首《次向士诚韵》表现自己的隐居生活：“道究先天太乙初，金门大隐复谁知？已承丹篆三天篆，还读青藜午夜书。华衣忽归辽东鹤，仙庖频食武昌鱼。行窝处处春风里，拟办尧夫洛下车。”这位著名的孝子对养生之道造诣极深，创立了京城老字号“鹤年堂”。从某种意义上而言，武昌鱼寄托着其乡愁，其间有父母的深情和个人的青春印痕。明代“公安派”领袖之一的袁中道屡试不第后，从京城回到故乡，买木船一只，取名“帆舫”，捎上千粮、书籍、字画，顺长江而下，登黄鹤楼，观晴川阁，纵情山水之间，也武昌鱼之趣。万历二十年壬辰(1592年夏)，22岁的袁中道第三次拜访了流寓武昌的思想家李贽。李贽再次以武昌鱼招待忘年交，相谈甚欢。袁中道以诗歌《武昌坐李龙潭邸中》记录此事：“比来三食武昌鱼，今日重留醉者居。我有弟兄皆慕道，君多任侠独怜予。尊前鸚鵡人如在，楼上元龙傲不除。芳草封天波似雪，卷帘对雨读新书。”武昌鱼见证了“公安三袁”与李贽的交往，他们之间犹如高山流水一般的情谊，是昏聩王朝里的一抹暖色。

还是“识字农”李渔率真，荷锄月下，躬耕田园，花鸟虫鱼，诗词戏曲，无不被他把玩得有趣有温度。在《闲情偶寄·饮馔部》里，他精当地记载了“清蒸武昌鱼”的技法，并称：“食鱼者首重在鲜，次则及肥，肥而且鲜，鱼之能事毕矣。”那位因上书弹劾李鸿章而闻名朝野的晚清学者梁鼎芬，受张之洞邀请，主讲两湖书院，独爱武昌鱼，甚至将书房命名为“食鱼斋”。先生一边将旧武昌院改造为包括文、理、法三科的高等学堂，一边深谙“武昌鱼美价无多”宋·刘过《喜雨呈吴按察》的吃货围城，一时传为江城雅事。

念一句“舟来武昌鱼，车载桑落酒”(宋·韩元吉《清旷亭送子云得有字》)，在文字里走过一千多年的武昌鱼，顿然令整个春天变得如此缤纷。